

“立读”《论语》 走进经典

本报记者 杨金丽

6月10日，端午节。下午2时许，网上“立读”《论语》空间像往常一样更新了学习内容。这天学的是《论语》第19篇第19章。刘桂茂首先贴出《论语》原文，以及李零和李泽厚先生的两段“名家解说”，之后进入“读友讨论”环节，大家各抒己见。

“我们一开始就规定，大家只阐发观点，可就有关问题展开讨论，但互不点赞。这让读书保持了很大的纯洁性。一路读下来，这里没有‘点赞’和‘鲜花’，满屏都是‘硬货’。”冯彦宁说，有时他会觉得，这里的读友有点儿像春秋时期的士，颇有些“揖让而升，下而饮”的君子之风。

“走进《论语》，才知《论语》的味道，其中有无限风光。”高君柱说。

冯彦宁，市文广旅局原局长；高君柱，沧州聚隆化工有限公司工人。两个人生活中原本没有交集，因为同在“立读”《论语》空间，而成为《论语》学习路上的读友。

这样的“读友”还有很多。每天徜徉于《论语》中，不少人感受到经典阅读与以文会友带来的双重快乐。

“立读”《论语》 大家和孔子是平等的

2023年元旦，《沧州日报》《沧州晚报》原总编辑刘桂茂和朋友们建了一个网上读书空间，选读的第一本书就是《论语》。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编写而成的语录文集，集中体现了孔子及儒家学派的政治、审美、道德伦理、教育思想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一。其中一些篇章，如“学而时习之”“吾日三省吾身”“巧言令色鲜矣仁”等，现代人耳熟能详。但要系统读《论语》，恐怕没几个人能做到。有鉴于此，刘桂茂决定从《论语》入手，了解优秀传统文化和古人思想智慧。

“首先是我想学，几个朋友也想学，网上读书空间就这么建起来了。”刘桂茂说，读书空间起名“立读”《论语》。“所谓‘立读’，不是把孔子当圣人供起来的‘跪读’，也不是拿《论语》当消遣读物的‘卧读’，更不是坐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那样的‘坐读’。‘立读’者，大家都是平等的，我们和孔子也是平等的。”

果然，第一篇第一章“学而时习之”出来后，读友们七嘴八舌，人尽其言，讨论热烈，发言者多达32人。不少人洋洋洒洒，下笔就是千言。

“经典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多义性。不同的读者因为有不同的阅历、学识、经济和政治地位等，对经典的文字做出不同的理解，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些讨论当然不能说字字珠玑，却也不乏闪烁着思想智慧光芒的语句。”刘桂茂说。

网上读友众多，有出过多部品读《论语》专著的学者，也有多年讲读、践行、热爱，甚至初学《论语》的各界人士。大家多以网名交流，相互之间多不认识，这样反而让“立读”《论语》空间有了自由解读之风。

“孔子思想是包容的，《论语》为语录体，在结构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发挥余地。网上读书空间建立时的宗旨之一便是包容。诸多包容性，赋予了大家思想自由的空间，给予每个人思考的快乐。有容乃大。每天在网上读到大家各具特色的见解和高论，总是喜不自胜。”读友高君柱说。

曲炳国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林业工程师。他说，阅读《论语》，首先要全面认识孔子所处的时代。当时的社会事实是礼坏乐崩、战乱频发、民不聊生……孔子对当时社会的批评，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在《论语》阅读上，他提出“先学习、再思辨、再学习、再思辨”的方法。他说：“我们今天之所以学习《论语》，是要探求孔子思想中的真理部分，以造福当今社会。”

在网上发表了几次观点后，“学易”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其独特的见解、丰富的学识，让人猜测，“学易”到底是谁？直到3月份的一次“立读”《论语》线下见面会，“学易”才揭开神秘面纱：他叫高君柱，一名工人，多年来热爱经典阅读。他说：“听闻经典与走进经典是两回事。原来也读过《论语》，但没那么大志气，浅尝辄止而已。这次与大家共读，每天一章，互相促进，走进了《论语》，才算体会到了《论语》的味道。那真是登顶四野阔、曲径幽处通。”

每日一章 从听闻经典到走进经典

尽管曾出版过两部研读《论语》的专著，读友“丹平”依然是这里学习《论语》最认真的凡人之一。他开玩笑说：“每天抛砖引玉，不能随便抛块砖，总要精心打磨，抛一块镀金的砖吧！”从《论语》开篇直到现在，他从儒家思想、全书总体、春秋时期的历史、社会结构等方面，把握每章的具体内容，其融会贯通的治学精神，让人读后豁然开朗。一年多来，他几乎每天都写、每章都写，至今已积累了30万字的发言稿。“我计划把这30万字整理出来，作为家书，将来传给子孙。”他说。

刘桂茂说，“立读”《论语》开办后，大家踊跃参与、热情高涨。这让他突然有了一个新想法：将这些讨论记录下来，整理成文，让更多人看到。

于是，在每天撰文上千言“立读”《论语》之余，刘桂茂开始“招兵买马”，组建“立读”《论语》志愿者队伍。

团队7人均为自愿报名，轮流负责每天的“立读”《论语》文字整理工作，然后交刘桂茂审核，最后通过“润农读史”公众号推送。7个人，分属“60后”“70后”“80后”“90后”5个年龄层次。

从此，“立读”《论语》的学习，自然而然形成了“双轨制”：一是195名读友在网上每天就每章《论语》展开学习和讨论；二是经过志愿者团队整理、审核后的《“立读”《论语》全记录》，以公众号推送的方式，与更多读者见面。

刘桂茂说：“文字整理工作看似简单，做好并不容易。大家要给每名读友的发言起一个小标题。这一点很考验每个人的文字能力以及对《论语》的理解能力。大家从零开始，一点点学习，一年多下来，每个人都收获了很多。”

沧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老师李卿，是志愿团队负责人。别看她柔柔弱弱，却有孔门弟子子路的担当风范。谁生病了，只要说一声，她总是说“我来”，然后就默默担起了替补的角色。而实际上，她自己的工作也常常忙到半夜。

志愿团队里有一对父女，尤为值得一提。父亲叫郎文生，沧州大运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女儿叫郎晓薇，沧县兴济镇庄学校语文老师。郎文生先报名加入进来，发现还少1人后，他想到了女儿。郎晓薇当时正教学生们朗读《论语》，她觉得这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就欣然加入进来。郎文生说，他们的收获比别人还多一层：父女间的共同话题多了，感情也更深厚了。

“立读”《论语》全记录有一个宝贵的地方，那就是原生态的整理，原生态的呈现，很有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味道。冯彦宁说，现代人已习惯了碎片化阅读，“立读”《论语》是在用系统化的方式对抗碎片化的阅读，这一点也难怪可贵。

文章推送 幕后有支志愿者队伍

在网上读书空间，刘桂茂身兼多职，也是付出心血最多的人。

从“孔子”到“夫子”

冯彦宁

在“立读”《论语》里，一开始我把他称“孔子”。称“孔子”是因为尊重，那么远，那么古，而且名气又这么大。后来改称他为“夫子”。上中学的时候，班里有个学习委员，喜欢读古书、唱京剧，一作文就来就喜欢“之乎者也”。他的外号就叫“夫子”。不知为什么，我一读《论语》就想起这个学习委员来，认真、执着、古板、爱钻牛角尖儿，还带着那么一点儿不合时宜。

假若《论语》纯粹是一部教义，到了我这个游手好闲的年纪，大概我不会再去读它。我之所以愿意进入“立读”《论语》七嘴八舌，其实源于各种有趣的发现。

比如，我发现它是一部小说或者诗集。《论语》是古人的语录体，里面有对话，有动作，有性格，有细节。《乡党》篇里，描写的几乎都是孔子的起居坐卧，如何面君，如何送客，如何穿衣，如何吃饭，如何睡觉，甚至连他睡觉的

姿势都明明白白地写上“寝不尸”，不要像个死人一样四仰八叉，不成体统。

我发现《论语》的文本还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内容极其主观，叙述极其客观。叙述不动声色，像海明威小说中的对话，70%在冰山下面，用成语说叫“微言大义”。这也是古人简牍书写所致，它不仅成就了《论语》中诗一般的金句格言，充满了古典母语的韵律美，同时，由于语义简洁导致的不确定性，使得后世对《论语》的注释汗牛充栋，千奇百怪，莫衷一是。当然，这正好给了今天的我们“置喙”的机会。

还发现孔子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儿，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为了实现梦想而“行其义也”的官迷。坚守原则，直至到死。但对小事亦灵活、讲权变，不拘泥。敢于自嘲，端得起，放得下。孔子学院和课堂，也是很热闹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大概就是描述了课间这样一个场景。孔子问几个学

生各自的志向，问到了曾皙，曾皙同学“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慢慢减缓动作，在琴弦上最后一划，推开来，站起来回答老师的问题。想没想过孔子的课堂上，学生居然可以鼓瑟弹琴，从容优雅地面对老师。这确实改变了我长期以来对私塾的印象。那种印象多半来自于鲁迅对“三味书屋”的描述，古旧、刻板，死气沉沉。孔子对学生循循善诱，但面对顶牛犟嘴的学生，也会气不打一处来。最厉害的一次应该是写在课堂上睡觉的宰予。孔子不喜欢偷懒的学生，更不喜欢嘴把式，讨厌一切喋喋不休。

他老人家也像凡人，有老年的无奈、悲哀。我发现《论语》这本书和中国经典小说（比如《红楼梦》）有着相同或近似的文化气质，或者说都有一条长长的抛物线，从人生的青春、向上，到繁盛，到最后的悲情与落幕。但孔子有过怀疑自己吗？读《论语》愈读愈深，读到他在现实面前一再碰

《卖书》

任丘 边汝元（清）

年来生计复何如，土锉烟寒扬子居。
困原曾无八口粟，绿细那惜数函书。
漫劳听漏销银蜡，犹忆薰香散蠹鱼。
插架牙签看渐减，闲窗兀坐独踌躇。

赏析：

藏书是一种癖好，张岱曾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司空图“亡书久似失良朋”，厉鹗书“墨卿别注有情痴”，和所有藏书成癖的人一样，边汝元对图书也有着特殊的感情。边汝元为人和易端凝，持身斩斩不苟。前期随父宦游，别无玩好，唯好积书。中岁归故里，与邑中名士十二人结还社，日饮酒赋诗，不预外事。他十赴棘闾，屡荐不受，遂绝意仕进，以授徒糊口。

此诗前四句写卖书的原因，后四句写卖书的后果。原因很简单，为饥所驱，卖书糊口，这可能是很多落魄文人都有过的经历。

后果很严重，诗人彻夜难眠，念念不忘，想着当年新书到手，满心欢喜，精心呵护，生恐被蠹鱼侵毁，如今已转属他人，再见为难的繅夫，挥泪对宫娥的亡国之君。

爱书之人，往往沉浸其中，整天与古人对话，向圣人看齐。现实中无暇奔竞，耻于钻营，于是穷困潦倒，自怨自艾，这是古代读书人的悲剧。当代读书人应该引以为鉴，学以致用，让自己活得更有尊严。

潘洪斌 齐斐斐 整理

沧州人·沧州诗



日前，省非遗涪头三痴斋泥塑传承人宋长峰走进沧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与师生们一起制作泥塑粽子，让师生们感受非遗的魅力。

寇洪莹 摄

当中草药邂逅美术

本报记者 齐斐斐

“这是蒲公英，可清热解毒”“这是小蓟，可止血抗菌”“这是青蒿，随处可见的草，却治疗了传染病疟疾”……

这不是一堂中医课，而是朱凤艳带领孩子们走进大自然，上的一堂美术课。

49岁的朱凤艳是一名中医药文化研究者，2019年之前在北京一家中药厂工作。多年沉浸在百草的香气中，让她一直对中医药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她认为中医药文化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更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孩子们如果从小就能学习中医、认识中草药，那将会使孩子们的视野更加开阔。

2019年，与丈夫回到沧州后，她办起了专门教授中草药绘画的美术班。从此，在美丽大运河边、郊外的旷野上、葱郁的树林间、乡间的小路上就多了一小队快乐的小小“书画家”。

不识物怎能画出物的神韵？朱凤艳的课上，有文化、有色彩、有技巧，更多的是通过中草药给孩子们打开更加开阔的世界。在讲每一种草药时，她都会带领孩子们到野外“闻闻切切”，看每一片花叶的样子、每一条脉络的走向；深嗅植物的味道，给孩子们讲述草药的功效和相关的历史典故。

接触大自然，明白天地的规律，才能有更多感悟，才能创作出更多有灵魂的作品。朱凤艳带孩子去牡丹园观牡丹、芍药，在多姿多彩的百花丛中穿行时，深藏在底部的一片片黄色的蒲公英，姿态万千、恣意生长。她通过给孩子们讲述蒲公英的功效，再延伸到每一个生命的不平凡。“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孩子们回来的创作也由此有了更多生命的思考，一幅幅涂鸦的蒲公英，更显独特的光彩和坚强的状态。

最平凡的桔子，浑身是宝，桔皮放置两三年可作陈皮入药，桔瓣上面的白丝放置后，可去火祛痰。而桔子瓣食用过量却可引起上火。这样两种完全不同功效的东西居然



朱凤艳带领孩子们观竹

出自一物，这就是自然的魅力、造化的魅力。这样的讲解，在朱凤艳课堂上常有，她教给学生的不只是知识，还有知识背后的规律和分析问题的思维。

一株草改变了世界，这株草就是青蒿。在画青蒿的时候，朱凤艳给大家讲屠呦呦，讲这样一种平凡的草药却解决了世界性的难题——疟疾。孩子们听得心生敬佩，笔端的青蒿也仿佛高大起来。

除了平时的教学，朱凤艳还把二十四节气、传统节日与中草药结合起来。小满有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靡草死，三候麦秋至。在小满节气，她和学生们来到田野上，看着繁盛的苦菜、即将枯死的细软小草、快要泛黄的麦浪，孩子们对节气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作品里也有了更远的天空、更细小的花朵。

在端午节到来之际，朱凤艳讲粽叶。这种生长于水中的蒲苇，自然清香，加之糯米理气温中的功效，才有了粽子这样传承千年的美味佳肴。

朱凤艳说，接下来，她还会梳理课程，按照不同年龄，给孩子们讲述不同的知识，开展不同的活动，为弘扬中医药文化尽自己的一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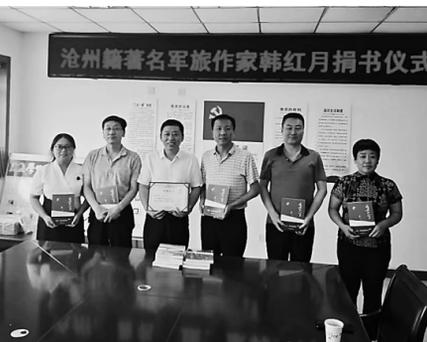
《赵博生资料选编》发行

本报讯（记者齐斐斐）日前，《赵博生资料选编》一书出版发行。此书由黄骅市退休干部郑树彬编辑，是一部反映赵博生烈士英雄事迹的资料集。

赵博生是黄骅人。1917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到1931年在冯玉祥部及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任职。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于江西宁都城举行武

装起义。宁都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代价最小而成绩最大的起义，对全国抗日反蒋运动都起了推动作用。之后，赵博生参加红军，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1933年1月牺牲，时年36岁。2009年，赵博生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赵博生资料选编》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12万字。这是迄今为止，较为详实地记录赵博生烈士



日前，沧州籍军旅作家、沧州市家庭文化研究会学术指导韩红月，为泊头市图书馆捐赠了100册图书。

韩红月，沧县人，中国军事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著有十几部图书，其中《在驶动的大洋中行走》《大国力量》等由人民日报社出版发行，并被国家图书馆收藏。

刘晓 齐斐斐 摄